

沉香烟中寻旧事

■ 吴辰

“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上，有一套清代的《琼黎风俗图》(册)颇为引人注目，它共有15开页，以图文相配的形式记录了清代海南黎族人民建屋、编织、耕种、对歌、嫁娶、渔猎、贸易、涉水、谈判等社会风俗，其中还有黎族先民采集沉香的画面。

海南沉香，冠绝天下，久负盛名，无需多言。然而，苏东坡喜爱沉香，并以沉香自况之事，却鲜为人知。

宋人好风雅，《梦粱录》记有“四般闲事”，即“烧香点茶挂画插花”，这四件“闲事”中排名第一的就是“烧香”。悟言斗室之内，燃一炉香，随着烟云漫卷神游四海八荒，这般闲情，此时，若是心中羁绊太多，则断乎不能体会其中奥妙。

这般闲事自然引得文人墨客纷纷为之倾心，苏轼、黄庭坚、李清照、杨万里、梅尧臣、甚至赵家天子皆深谙个中三昧，他们在香气氤氲间吟诗作画，让这一缕香烟穿越时空，至今犹能嗅到，引得后世对这青绿山水间的风流向往不已。

“香”虽只有一个字，其中却包罗万象，草木金石，乃至鸟兽鳞介皆可入香，而在互相搭配之中又有千万种变化，令人心驰神往。不仅如此，同一种香在不同人处有着不同体会，甚至在同一人不同心境时也大有不同。其实，所谓“烧香”，正是在“观心”。



沉香摆件。 海南省博物馆藏



清代《琼黎风俗图》中黎人采集沉香的内容。海南省博物馆藏

苏氏兄弟的香缘

海南沉香之所以为人称道，除了天然的品质之外，还有其内在丰厚的人文底蕴，苏轼独占千古风流，却也对海南沉香爱不释手。苏轼自嘲“闲人”，“闲人”自然爱“闲事”，那么，烧香作为“四般闲事”之首，东坡先生又怎么会错过呢？

传说中，苏轼曾经耗费七年时间配得千古香方“雪中春信”，仅就这一点，苏轼在“香友”中便能称得上是骨灰级了，更何况东坡先生与香之间的故事远不止这一段。与丁谓相似，苏轼也曾被贬海南，也正是在这里，他与海南沉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早在居儋之前，苏轼就曾“日射回廊午枕明，水沉销尽碧烟横”，连入睡时身边也在焚着沉香，可见他对沉香的喜爱。

苏轼被贬海南期间，恰逢弟弟苏辙六十寿辰，海峡虽浅，却终究不得相见，只能赠一礼物聊慰相思。苏轼所在的儋州，恰好是海南沉香的重要产地，便寻得一沉香山子为弟弟祝寿。所谓“沉香山子”，东坡称之为“矧崖崖之异产，实超然而不群”，置于案上，却又“有无穷之氤氲”。这来自海南的礼物自然珍贵，而更珍贵的却是那份兄弟情，这方沉香山子也是苏轼对兄弟二人的自况，虽然身为贬官，但优秀的品格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埋没的。当然，苏辙对哥哥的一番苦心是心知肚明的，在收到礼物之后，他“奉持香山，稽首仙释”，愿“永与东坡，俱证道术”。一方沉香山子，两处离愁别绪，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品味海南沉香时，往往要谈及这段故事的原因——沉香之香，原是一段“心香”。

千载岁月如流而过，多少人、物和事被淹没其中，可是东坡依旧，海南沉香的韵味也不改悠长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，东坡文化与沉香将继续结缘，共同讲述一段新的故事，而旧时风雅也将为更多现代人所接受，共同谱写一支盛世的赞歌。

流传千年的香道

宋人爱香，爱香之法则为“香道”，为“香”而有“道”，则是源自上古以来的历史传承。

自先秦以来，草木山林的香气就激发着人们丰富的想象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不仅写到了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，还写了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那些寄托在万物之上的美好品质，三闾大夫不单单要佩戴在身上，还要将其吃入腹中，可见其对香爱得深、对德追求得执着。而在汉代，对香的爱好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，汉代尚书郎要“怀香握兰，趋走丹墀”，后世则因此以“握兰”指代近臣，留下了一则典故。

也正是在汉代，焚香的风气渐渐盛行，沿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，苏合香、鸡舌香、乳香、沉香等香料从西方和南方不断东来。为了更好地赏香，汉代人把海上的仙山搬到了几案之上，这便是著名的博山炉。所谓“博山”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名，而是传说中海上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的统称，汉代博山炉以山为形，重峦叠嶂，而香的烟雾弥漫其

间，如同出岫的山岚，山上更杂陈着各种飞禽走兽，这样的巧思在今天看来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，难怪连诗仙李白都写诗赞曰：“博山炉中沉香火，双烟一气凌紫霞”。

及至宋代，“香风”更炽。一般的读书人，都会在案头放一个香炉，所谓“而今已办还山计，对卷烧香爱日长”。有香气伴读自是美事，在平时的生活里，焚香也时时不可或缺，李清照在重阳佳节怀人时就“瑞脑消金兽”，寒食节又“玉炉沉水袅残烟”，可见，在李清照的生活中，焚香早已是一件寻常事了。在宋代的画作中，比比皆是香炉更是证明着宋人对香的喜爱，无论是宋徽宗的《听琴图》还是李公麟的《西园雅集图》，案几上的香炉都是画中标配。

“四般闲事”之所以能称之为“闲”，是因为这些事已经是生活中的日常，宋人的风雅并非刻意附庸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闲来无事便焚一炉香，在世事繁冗外另寻一方心灵净土，这等生活美学令人生羨。

独领风骚的沉香

香料既然繁多，香味自然不同，而至于香品、香性则更是千差万别。中国人爱香，本就爱的是香中所寄托的品格，自然要分出个高下，排出个顺序。有宋一代，洪刍有《香谱》、叶廷珪有《名香谱》、范成大有《桂海香志》……在洪刍的《香谱》中，除了记录四十二品香之外，还记录了合香之法，例如，以沉香一两细细末加上十只鹅梨榨出的汁，盛在银制器皿中反复蒸三次，把梨汁蒸干便成了“江南李王帐中香”。这一制香方法看似简单，却十分细致，连器皿材质也记录得一清二楚，而“江南李王”便是那位写出了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的南唐后主，这一方香也由于在谱上有所记载，传承有序，直至今日仍然颇受香道爱好者青睐。

在众多香料之间，宋人最看重的便是沉香，而最好的沉香，自是出自海南。宋代有一位官员丁谓曾被贬至崖州，却因此与海南沉香有了深度的接触。在来海南之前，丁谓只是听说过“海南出香至多”，但是当地人却“不以采香专利”，只有余杭商人

冬季才会去购一些。与那些动辄与黄金同价的沉香相比，海南沉香质量更好，皆是因为海南沉香“非时不妄剪伐，故树无夭折之患”，所以“得必皆异香”。由于在海南的这段经历，丁谓将海南沉香的来龙去脉、品类特性摸得一清二楚，并将海南沉香分为“四名十二状”，不仅明确了评价标准，还制定了评价体系，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沉香“教科书”，直至今日依然在“香友”之间广为流传。

在丁谓的《天香传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是曾有大食商船遭受台风暂时停靠海南，为首的商人十分富有，为了炫富，整日大排筵宴，当地人在惊叹于这些大食商人财力的同时，却发现他们在席间所焚的沉香却“蕊郁不举，干而轻、瘠而焦”，远不能与海南本地沉香相提并论。于是，当地人拿出一些本地沉香来焚烧，大食商人们见识到“其烟杳杳，若引东溟，浓腴溷溷，如练凝漆，芳馨之气，特久益佳”的海南沉香，便老老实实的，再也不敢炫富了。

酒香不怕巷子深，看来早在宋代，海南沉香之美就已经为世人所共知了。